



越人评改

原作

临江仙·天门西湖

自古天门开美景，西湖恰似珠明。红荷点点绿波平。高楼云彩里，桥影皱箫声。不见朱轮牙仗入，寻常百姓闲行。天容水色共澄清。健身群起舞，幽处好谈情。

评说

这是一首写景词。上片写景，下片叙事，实以承虚，合乎词的一般结体。叙事中今昔对比，见出园林景色中的时代变化。从立意、章法看都是一首合格的写景词。可以推敲的是词中写景，除了通常作用的环境描写和借景抒情而外，尚可学前人的“人事风景，一气熔铸”之法。这是陈洵《海绡说词》中评析吴文英《解连环·暮檐凉薄》词中的两句话，该词是吴梦窗为怀念去妾而作。词中上片“疑清风动竹，故人来邈”。二句便是风景熔铸于人事，这是化用了唐李益《竹窗闻风》：“开门复动竹，疑是

故人来。”词下片的“抱素影、明月空闲，早尘捐丹青，楚山依约。”四句则是将人事熔铸入了风景之中：“明月”指团扇，“素影”、“楚山”是指团扇上的丹青（画），四句说她当时所用的团扇被闲置，扇上的素女小影也已褪色，只有楚王梦神女的楚山依稀还在，象征着词人与去妾的一段情事。回看习作结末两句，不过是过片“不见朱轮牙仗入，寻常百姓闲行”的具体化，其是拖沓，不妨学景、事熔铸之法改作：“垂杨随乐步，宿鸟悦幽情。”以对结。另对上片有几处用字的改动，使较贴切，改“高楼云彩里”为“亭台波幻里”使更合环境整体和谐，一并见改作。

改作

自古天门多美景，西湖却似珠明。红荷点点绿池平。亭台波幻里，桥影舞箫笙。不见朱轮牙仗入，寻常百姓闲行。天容水色共澄清。垂杨随乐步，宿鸟悦幽情。

原作

浪淘沙·水葫芦

绿浪皱清波，笑语婆娑。骄娃浩荡载江河。青髻随风摇岸柳，鸳鸯相过。急雨落云窝，频倒团荷。阳光一缕任高歌。四海漂沦无寸土，占断烟萝。

评说

这是一首咏物词。咏物本身，贵遗形取神，尤重托物寄意。习作所咏之水葫芦，未对其外形作细琐刻画，却着重写其青春活泼，顽强生息之神态；就立意说已出新意，水葫芦本是公害植物，此词独颂其处逆境而不馁的生命力，寄意新，言志弘，颇得苏轼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神理；陆游《鹊桥仙·夜闻杜鹃》、萨都刺《卜算子·泊吴江夜见孤雁》等都是此类名作。但本词在表达用语上还可斟酌。上片侧重写水葫芦神态与环境，首句“绿浪”指成片水葫芦随“清波”——河面因风起伏，下一“皱”字似新而不甚切，宜用荡漾之“荡”较有动势。次句好，用了形声通感。三句比喻新鲜，但“浩荡载”三字失之生辞不伦，可改为“骄娃总角戏江河”。四、五句写周边动态物色得宜。下片重在寄意，赞颂其顽强之生命力。首句“云窝”不如用“滂沱”有气势。二句可改“频倒”为“不似”，以免中心意象转移。三句可能是“给点阳光便灿烂”俗语转来，本无不可，但还以补笔描述中心意象在风中的形神为宜，免得下片议论过多，故改作“连躯把臂大风歌”，以见其群体精神。四句写其为外来植物，“漂沦”不妥，可改作“漂萍”。结句，比喻不当，意象枝蔓，可径改为“随遇安窝”。

改作**浪淘沙·水葫芦**

绿浪荡清波，笑语婆娑。骄娃总角戏江河。青髻翠鬟摇岸柳，鸳鸯相过。急雨落滂沱，不似团荷。连躯把臂大风歌。湖海飘萍无寸土，随遇安窝。

徐弘道评改**原作****咏竹(二首)**

翠杆抚潇湘，雅幽共一堂。
任凭风雨袭，高挺不彷徨。

春时雨后笋，节节冲云宵。
屹立群山里，心虚不弯腰。

评说

先说第一首。首句第二字“杆”为平声，但此处按格律应用仄声；第二句为孤平句，两处应予纠正。首句作者用了“抚”字，它有占有的意思，还是恰当的。但一、二句对于竹的清风高节的品格欠获张扬，似乎只透露了幽雅的闲情逸致而已，所以拟改作：“霁月梦潇湘，韵寒清影长。”“长”也隐含翠竹连片。末句“彷徨”有徘徊、难以左右之意，“不彷徨”虽含坚一的意思，但它多在精神、意象层面，与“高挺”的形象连接稍有些“隔”，还会使人感到：仅“不彷徨”而已。所以拟改作“意飞扬”。“飞扬”是精神振奋、意志昂扬，似较“不彷徨”态度略高，而“飞扬”与竹在风雨中的形象亦能关合。再说第二首。第二句三平脚，第四



句第四字失律，稍作调整均可避免。一、二句写了一个客观事实，太直，缺乏蕴含个人情感。可以把“后”改作“催”，说明笋是被春雨“催”出来的，这不仅带有情绪的兴奋，而且怀有对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感激。第四句的“心虚”不若用“虚心”，因为古文字中，两词实际意义虽然是相通、相同的，但从日常用语看，两者却是有不同的，为避歧义，不如用后者为好。

改作

霁月梦潇湘，韵寒清影长。
任凭风雨袭，高挺意飞扬。

春时雨催笋，节节入云宵。
屹立群山里，虚心不折腰。

原作

调啸曲·参观“南京大屠杀纪念馆”

蹂躏，蹂躏，累累尸横惊震。周边
猖狂伏魔，人们愤怒奈何？何奈，何
奈，祈祷霾开国泰。

评说

此词写的是一个历史大题目，作者在参观“南京大屠杀纪念馆”后的感想。先看此词不合词谱的地方：第四句第四字应用仄声，但“狂”为平声。第五句按通常应为“+|+-|-”，但也有别于此者，今暂不论。再说用词，明显地，第三句用“惊震”是为了符合押韵而作的故意颠倒，这是不很妥当的。再说达意问题：第四句“伏魔”是指什么呢？如果指埋伏着的寇魔，那么和“猖狂”两字是有距离的；若是指中国人民降

伏了寇魔，那么更与“猖狂”接不起来。必须牢记：达意是写作最起码的基本要求。最后，看一下立意。整首词看来是基本表达了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罪恶以及人们的愤怒，但没有突出中国人民艰苦卓绝、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因此最终取得辉煌胜利的结果。词中，长自己的志气不足，连用“奈何？何奈，何奈”，只寄望于“祈祷”而“霾开国泰”，这是这首词最大的、最根本的缺陷。为此，作了如下较大修改，以供参考。

改作

蹂躏，蹂躏，累累尸横血刃。九州
危厄如何，敌忾同仇灭魔！魔灭，魔
灭，记取当年一页。

(上接第 13 页)

孙顺林(浙江·杭州)

喝火令·暮春登山

苗竹穿篱障，云低锁翠嵒。唧喳
黄口燕频探。风动艾香如浪，晴雨正
相兼。郁郁江南绿，匆匆白絮添。
个中滋味问谁谙。老了蔷薇，老了
吐丝蚕。老了一山青茗，天际跃新蟾。

卜算子·咏梅

命蹇不逢春，更著风霜苦。香彻
寒天气自幽，闲看群芳舞。争又
为何争，妒也无须妒。独步乾坤第一
枝，不赖东君主。

再论如何克服律诗“三合掌”(摘要)

王青松(湖北·武汉)

“三合掌”:词意相似相近为“词意合掌”;律诗中间两联下句与上句的节奏点(即二、四、六字)平仄相同为“声律合掌”;律诗中第三联与第二联句式音节未论错落有致为“音节合掌”。

请看某一诗刊发表的一首七律,第二联的第一句最后三个字“龙蛇——惠”(双音节、单音节),第二句的最后三个字“风雨——生”;第三联的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最后三个字仍然是“帆影——过”,“月轮——行”,与第二联的音节完全雷同,犯了“音节合掌”的毛病。

律诗的第二联和第三联词意不能相同相近。我在教学改作业、编刊审稿时,经常看到“想爹娘”对“思父母”;“念江城”对“思武汉”;“走神州”对“闯华夏”;“共霜争”对“同雪斗”;……这些词组,都是词意相似相近的“合掌”。又如“谢恩情”对“得春光”;“辞庚寅”对“迎新年”……以上几例,不仅违反了“声律合掌”的规则,还出现了“三平尾”,这在律诗中更是不允许的。

请细心品赏唐代诗圣杜甫七律《登高》的前三联。首联:“风急天高猿啸哀,渚清沙白鸟飞回”。“渚清”对“风急”,“沙白”对“天高”,“鸟飞回”对“猿啸哀”,不仅平仄相反、词性相对,而且都是主谓结构、当句自对,在当句自对时,上下句对仗的词

性允许放宽;颈联:“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”。“百年”对“万里”,“独登”对“常作”,不仅都是偏正结构,对仗工整,而且也都是平仄相反,词性相对;还有“登台”对“作客”,亦是平仄相反、词性相对,还是动宾结构。还应该明确:格律诗中间两联,除了平仄相反、词性相对、词意不能雷同之外,其颈联和颔联句子结构的音节必须错落有致,如此诗颈联“万里——悲秋——常——作客,百年——多病——独——登台。”颔联则为“无边——落木——潇潇——下,不尽——长江——滚滚——来”。

要写好律诗,要过声律关、韵律关和联律关,而过联律关就要过语言语法修辞关——即弄清什么是主谓结构、动宾结构、联合结构、偏正结构……要克服律诗中的“三合掌”,我认为:首先,诗友和学员应选购并认真阅读诗词写作入门书籍和相关工具书,自觉地进行系统的基本功训练。其次,各级诗词班的教师,应把律诗“三合掌”纳入教学的计划。第三,各级学会诗刊的编辑,要严格执行审稿标准,凡是“三合掌”的作品,坚决淘汰。只要多角度、多层次、全方位努力,就一定能消除律诗中的“三合掌”。

(沈利斌摘要)

